

陈衡哲： 武进走出的中国首位女教授

□ 朱剑虹

提起陈衡哲，她的名字在今天已不太为人所关注，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，无论在文坛还是学界，她都是一位风云人物。

她是我国第一批官派留美的女学生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，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，更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四次出席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的中国女学者……

在那个觉醒年代，陈衡哲在女性独立之路上，虽历经沉浮，却始终坚韧不拔。她的每一步，都为后来的女性点亮前行之路；她的故事，值得为更多人所周知并传颂。

书香世家育奇女，独立思想初萌芽

1890年，陈衡哲出生于武进的一个书香世家。其祖父陈仲英、伯父陈范、父亲陈韬，皆为知名学者和诗人。她的祖母赵氏和母亲庄曜孚，亦是常州画坛造诣颇深的丹青妙手。在文化氤氲的家庭环境里，陈衡哲自幼便跟随父母诵读古文诗词，奠定了扎实的国学根基。

然而，彼时的封建礼教如重重枷锁，禁锢着广大女性的身心自由。7岁那年，母亲为她缠上了厚厚的裹脚布，这对生性活泼好动的她而言，不啻为一场灭顶之灾。不堪忍受的陈衡哲不敢公然直面母亲的威严，便趁家人不注意，悄悄解开裹脚布。母亲发现后，自然少不了一番严厉训斥，可或许是她的反抗太过顽强，又或许是庄曜孚教育子女秉持着开明宽容的态度，陈衡哲得以免遭缠足之苦，这也成为了她迈向自由与独立的第一步。

在陈衡哲的成长历程中，三舅庄蕴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在三舅的启蒙与鼓励下，13岁的陈衡哲说服母亲，远赴广州进入学堂读书。然而，那个时代的学堂具有鲜明的男性属性，女子会被习惯性地拒之门外。尽管三舅多方奔走，但由于她未满18岁，最终还是被拒收。但这并未浇灭她心中求学的熊熊火焰，她转而成为三舅的家庭学生。三舅文化素养深厚、眼光前瞻，每日下班后教她读书识字，与她阅读报刊杂志，探讨社会时事……这一年的教育与熏陶，使陈衡哲丰富了知识，拓展了眼界，为她日后的漫漫求学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11年至1914年，陈衡哲在上海求学，但这里没有理想的学校，学习成绩等于“零”。由于无书可读，她便住进姑母家中，自学经典、翻译英国文学作品等，在姑母的关注与鼓励下，度过了

一段温馨而充实的岁月。后来，她在《纪念一位老姑母》文章里，倾注了对姑母无尽的美好情感与深切怀念，将姑母的影响看作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页。

1914年5月，清华大学面向全国女界举办招生考试，通过体检和考试的人可以获得庚子留学奖学金，赴美国大学深造。而体检合格的必备条件之一，便是拥有健全的双脚。或许陈衡哲自己都未曾料到，童年时对缠足习俗的反抗，竟在此时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求学机遇。最终，陈衡哲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考试。

也正是这一年，陈衡哲勇敢抗争，逃脱了家庭安排的婚姻，抛弃了世俗认为很完美的官太太身份。有学识加持，有勇气傍身，陈衡哲的羽翼日益丰满，开始展翅高飞，抬眼张望世界。

大洋彼岸绽芳华，文学先锋立潮头

在大洋彼岸，陈衡哲实现了从懵懂倔强的少女到学识广博、思想深邃的女学者的变化。

读完预科后，陈衡哲考入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——瓦萨学院，专修西洋历史，兼修西洋文学。在瓦萨学院的沃土中，她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，同时，她也结识了任鸿隽、胡适等一批志同道合之人。她以莎菲为笔名开始以白话文写作，在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上发表的《风》《月》两首绝句，受到任鸿隽、梅光迪等人的一致好评。

当时国内文学界已经掀起了文学革命的浪潮，但质疑和争议随之而来。陈衡哲无惧议论，敢为人先，于1917年5月在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上发表了白话小说《一日》。这部作品比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还要早一年问世，但《一日》写美国女

子大学生一天的生活，题材不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重大，又是发表在国外留学生杂志上，社会影响远不如《狂人日记》。

1918年夏，陈衡哲从瓦萨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，并进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深造，继续她的西洋史和文学研究。同年9月15日，她在《新青年》第5卷第3期发表诗歌《人家说我发了痴》，成为首位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作品的女性。

文学虽非陈衡哲本行，胡适却盛赞她“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”。1928年，她的小说集《小雨点》一经上海新月书店出版，便迅速售罄。《小雨点》的作品风格多变，不仅展现了新文学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，也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小说的大胆探索和实践，构成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，为新文学运动的题材拓展做出了不可

磨灭的贡献。

而在《小雨点·自序》中，陈衡哲却谦逊地写道：“我既不是文学家，更不是什么小说家，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。他们既没有师承，也没有派别，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。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，是真诚，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。”她以心血铸就的“小雨点”，如春雨般滋润着国内新文学的嫩芽。此外，她还著有《衡哲散文集》两卷以及一些未辑集散篇佳作。

除了勇立文学潮头，陈衡哲还以笔为剑，敢于发声。1932年，她怀揣着满腔爱国之情，与胡适、蒋廷黻等人创办《独立评论》周刊，刊登时事评论等内容。三年时间里，陈衡哲在刊物上发表了近50篇关于国家历史、妇女问题等的文章，充分表达了她对这些重要议题的独到见解。

中国现代第一位女教授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

中国现代第一位女教授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



陈衡哲与任鸿隽合影



教坛史海展英姿，国际舞台绽华光

1920年，有着学贯中西优良教育背景的陈衡哲学成回国，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，毅然投身教育界，做起渡人的“先生”。

在此之前，中国从未有女性担任教授，陈衡哲由此成为中国女教授第一人。她主要向学生教授西洋史以及欧亚交通史，同时还兼任英语系教授。后来，又先后在东南大学、四川大学等任教，还多次举行演讲活动，与各界学者进行交流探讨。

民国时期，世界史教材编写大多“编”大于“写”，大量史观照搬西方，“欧洲中心论”“种族优越论”等观点充斥其中。陈衡哲决心打破这一局面，撰写一部《西洋史》。她主张用多元的观点来解释历史，认为“历史不是片面的，乃是全体的，选择历史材料的标准，不单是政治，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，乃政治、经济、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”。

陈衡哲通过不受拘束与限制的眼光观察西方，在深厚的史学修养下书写自己对于西方历史的独到见解与思考。在这本书中，她采用“文中有史，史中有文”的笔法，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生动有趣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该

书一经出版，即成畅销之作，至1949年共出版9次。在胡适看来，《西洋史》的最大贡献是突破了“以西洋人眼光看西洋史”的局限，实现了“以中国人眼光看西洋史”的转变。今天来看，这一转变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。

与此同时，陈衡哲还完成了《文艺复兴小史》《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》《洛绮思的问题》《孟哥哥》等多部作品。

凭借出色的学术成就，陈衡哲于1927年至1933年间，连续四次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两年举办一次的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，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成就，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光辉一笔。不仅如此，她还积极宣扬中国文化，提交《中国民族的文化特性》等论文，并主编《中国文化论集》，向与会的西方学者们介绍中国文化的精髓，受到西方知识界广泛好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陈衡哲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。1976年1月7日，因肺炎于上海病逝，享年86岁。

